

孽

護理所 陳宜傳

聽到他過世的消息，我一點也不難過，甚至，有那麼一點解脫的感覺。

很久很久以前...故事的開端都是這樣的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雙親租了個店面，一年四季都飄著熱騰騰、暖呼呼的白煙，在不大的村子裡，我是生意還算不錯的小吃攤的大兒子。我和弟弟曾在店裡寫作業、端盤子，就和平常生意人家的孩子沒兩樣。但不知何時開始，店裡的常客從有肚臍的阿伯、總在美容院燙壞頭髮的阿姨們，變成把檳榔渣呸在水泥地上、口袋總有亮晃晃小刀的男人們。阿母說他交了壞朋友，叫我們少說話、多做事。起初我和弟弟還極力收拾餐桌和洗碗，希望因為我們的努力能讓那些雖然愛說鄰居八卦、但其實人都不壞的村民們多多光顧；但漸漸地，我們知道村民們不會再來了。就算這些男人不在，也沒人敢靠近我們的小吃攤，連我最討厭總捏我臉頰、叫我「小帥哥」的巷口歐巴桑，也不在我去她柑仔店跑腿時對我笑了。

我們開始害怕夜晚來臨。他酗酒和仰賴白粉，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。數小時後，他結束享受飄然的個人天堂，把世界末日帶到我們家。從砸壞隨手可以拿到的任何東西與滿口髒話，變成打我阿母，然後，是我和弟弟。從前一家人去麥當勞時，漢堡神偷送過我氣球，後來氣球消風，氣球桿卻留了下來。小學三年級的冬天，我的童年像破氣球一樣被丟進垃圾桶，過去收藏與緬懷的氣球桿，在我身上抽出一條條制服還可以遮住的傷。那年冬天，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才沒有什麼永遠幸福快樂的鬼童話。

「彥啊！他好歹是你爸，你該把他的骨灰帶回來啊！」姑姑們在 Line 的群組裡這麼對我說。

寒假來了，我和弟弟被帶到阿公家。他一進門就要錢，似乎是一筆不小的數目。受日式教育的阿公雖然頗具威嚴對他訓了一頓，但畢竟是唯一的兒子，「巴嘎！」之後也是讓阿嬤跑了趟銀行。大年初二時，五位姑姑都回娘家團聚，她們問：「爸媽過年也忙著賺錢啊？」我和弟弟嘴裡塞滿食物，沒有回應，阿公阿嬤卻互看一眼，沉默不語。寒假結束時，向來讓我們自豪的美麗阿母看起來卻老了许多，在我們一個月的避難日子裡，阿母從早到晚都去做工。原來跟阿公要錢還債之後，他又禁不住誘惑去了賭場，不僅沒贏錢，還欠下更大一筆賭債。阿母的雙眼佈滿血絲，曾是切出漂亮蔥花的雙手，也因幹活而留下一道道傷痕。

「從他不把我媽當老婆、不把我們當兒子的那一刻起，我也不再認為他是我爸。要不是因為媽堅持他

會回頭，忍這麼多年直到被打成重傷離家出走，我早就選擇帶弟弟逃走。」才剛放下手機，又跳出了新的訊息...「二姑問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！你回答的話讓我心寒到谷底，枉費你出社會這麼多年，有這麼多的社會歷練！原來你也不過是一個絕情絕義的人！」

儘管阿母努力工作，他擲出的金錢卻讓全家人的生活像陷入流沙。他把毒品藏在我的學校制服裡，以便躲避警察的搜索；阿母每天早出晚歸，賺錢讓他賭博吸毒還被打。直到有天放學，看到「媽對不起你們」的字條，我知道她終究是撐不住了，正打算帶著弟弟逃到阿公家，卻被擊昏。醒來發現我們被綁在陌生倉庫裡，他以我們為人質跟阿公要房契抵債。要不是警察將他列為緝捕人物，我也沒機會再見到姑姑爸爸——這是我對小姑丈的暱稱，一位除了阿公之外，我最欽佩的男人。

「我們的成長過程，還有母親怎麼被打十幾年，二姑妳有看過？我國中一年級、弟弟國小五年級時有過三天沒吃飯，我靠賣科學麵和飛壘口香糖養活我們，可曾向二姑求救過？阿公阿嬤在電話裡無數次的哭泣和嘆息，二姑妳有看到、聽到？妳有實際參與過我們的生活？不然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？二姑當老師有高學歷、有社會歷練、有阿公阿嬤給予的溫暖家庭和教育，而我沒讀什麼書，但至少從國小就試著養活弟弟和自己，母親重傷也堅強地活下去，難道讓他打死才算有情有義？謝謝妳這幾十年來對我們不聞不問，還丟一句我絕情絕義的話做結！」

當阿公阿嬤知道兒子留下大筆債務和持有毒品潛逃大陸時，不得不向女兒們商借還款。姑姑們看著姑丈們的臉色多少還是幫忙還了些債，言行間卻是與我有相同姓氏為恥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都懷疑姑姑們知道我們家陷入困境，但只要不見面，就能不想、不看、不聽。唯獨姑姑爸爸，發現我和弟弟傷痕累累時對我們伸出援手；在我考慮要輟學去打工時，他鼓勵我繼續唸書好學得一技之長，他還說：「人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，但你可以選擇努力過你想要的人生。」

阿公過世那年，他從大陸打了電話給姑姑們，說自己因為中風不能工作，但在大陸有個九歲的女兒正值唸書與成長的年紀。九歲，不正是我童年結束的年齡嗎？經過他鏗而不捨的電話騷擾與苦肉計，姑姑們倒也慢慢原諒了他，開啟了金援時代。

據說，後來是三姑和小姑到大陸去處理了後事。據說，他就算晚年中風依舊好賭；據說...與他有關的回憶總算不再增加，我和阿母相視而笑，覺得天氣真好。